

人事典第七十四卷

升沉部藝文一

與何炯書

梁王僧孺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鑒節金甌戒序起居無恙動情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隨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

入將使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絢繆之上翩躚鴈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衛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觀而接話言非籍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桂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提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蹟傾蹶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悲詒憐其殼鱗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

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圖
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家貧無苞苴可以
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搆市之徒隨
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悲可知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
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
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
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
有數口之累豈曰飽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
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摘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惟吳馮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
貧憐此行乞耳倘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
俱下

感舊賦

并序

唐岑參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
盡裘敝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爲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爲文昌
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爲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乎
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葉淪
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參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爲賦云其
詞曰

吾門之先世克其昌赫矣烈祖輔於周王啟封受楚佐命克商二千餘載六十餘代繼厥美而有光
其後闢土宇於荆門樹桑梓於棘陽吞楚山之神秀與漢水之靈長猗盛德之不隕諒嘉聲而允臧
慶延自遠祐洽無疆自天命我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爲國之翰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三
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而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綿蕤以成規革亡國之前政贊聖代之新
軌捧堯日以雲從扇舜風而草靡洋洋乎令聞不已繼生鄧公世實須才盡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
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楫葵傳舊梅何糾纏以相軌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奸臣竊命百川

沸騰四國無政昊天降其薦瘥靡風發於時令藉小人之榮寵墮賢良於檻穽苟惛愒以相蒙胡醜
厲以職競既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冤衆人愉愉不爲我言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
湘沅夫物極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暖於寒谷之中上天悔禍贊我伯
父爲邦之傑爲國之輔又治陰陽更作霖雨伊廊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改畫戟重新暮
出黃閣朝趨紫宸綉轂照路玉珂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鐘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爲縉紳顯顯叩
叩踰數十人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綱紀羣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
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偪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
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黑齒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榮而後悴曷
曷樂而今憂盡世業之陵替念平昔之淹留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業其荼蓼弱冠干
於王侯荷仁兄之教導方勵己以增修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學滄浪
之垂鉤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屨塵縑弊裘嗟世路
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睽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遂撫劍而歌曰 東海之水化爲田

北溟之魚飛上天城有時而復陵有時而遷理固常矣人亦其然觀夫陌上豪貴當年高位歌鐘沸
天鞍馬照地積黃金以自滿矜青雲之坐致高館招其賓朋重門疊其車騎及其高堂傾曲池平雀
羅空悲其處所門客肯念其平生已矣夫世路崎嶇孰爲後圖豈無疇日之光榮何今人之棄予彼
乘軒而不恤爾後曾不愛我之羈孤歎君門兮何深顧盛時而向隅攬蕙草以惆悵步衡門而踟躕
強學以待知音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

升沉部藝文二詩

短歌行

晉傅休奕

長安高城層樓亭亭千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整行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愉樂粲粲
其榮寤寐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
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

鞠歌行

唐李白

玉不自言如桃李魚目笑之卞和恥楚國青蠅何太多連城白璧遭譏毀荆山長號泣血人忠臣死

爲別足鬼聽曲知甯戚夷吾因小妻秦穆五羊皮買死百里奚洗拂青雲上當時賤如泥朝歌鼓刀
雙虎變礪谿中一舉釣六合遂荒營丘東平生渭水曲誰職此老翁奈何今之人雙目送飛鴻

東武吟

前人

好古笑流俗素聞賢達風方希佐明主長揖辭成功白日在高天迴光燭微躬恭承鳳凰詔歛起雲
羅中清切紫霄迴優游丹禁通君王賜顏色聲價凌煙虹乘輿擁翠蓋扈從金城東寶馬麗絕景錦
衣入新豐依巖望松雪對酒鳴絲桐因學揚子雲獻賦甘泉宮天書美片善清芬播無窮一朝去金
馬飄落塵飛蓬賓客日疎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猶可倚不慙世上雄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書此
謝知己吾尋黃綺翁

古行路難

李頎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
帶玉鑿囊賓客填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輝光世人逐勢爭奔走瀝膽矐肝惟恐後當時一顧登青
雲自謂生死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苔絕知己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薄俗

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可爲鄰曾連所以蹈東海古往今來稱達人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傍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可熱須臾火
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事悠悠應始知

遣興

杜甫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尙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爲時
所憐

莫相疑行

前人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
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
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古興

沈微

蔓草自細微女蘿始天天實緣至百尺榮耀非一朝蕙色高碧嶺流芳薄丹霄如何摧秀木正爲餘
波漂莖葉落巖跡英蕤從風飄洪柯不足恃況乃託陵君長安富豪右信是天下樞戚里笙歌發禁
門冠蓋趨攀雲無醜士唾地盡成珠日晏下雙闕煙花亂九衢恩榮在片言零落亦須臾何意還自
及曲池今已蕪

白沙亭逢吳叟歌

韋應物

龍池宮裏上皇時羅衫寶帶香風吹滿朝豪士今已盡欲話舊遊人不知白沙亭上逢吳叟愛客脫
衣且沽酒問之執戟亦先朝零落艱難却負樵親觀文物蒙雨露見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無一
事歡遊洽讌多頒賜嘗陪夕月竹宮齋每返溫泉灞陵醉星歲再周十二辰爾來不語今爲君盛時
忽去良可恨一身坎壈何足云

升沉部紀事

說苑復恩篇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
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

史記李斯傳斯爲秦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魏書馮熙傳馮聿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昵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也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修侍中尙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修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北夢瑣言周仁矩者卽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道爵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嘆之

樂善錄江南國主鍾愛其女嘗從容謂大臣曰吾止有一女資儀智識特異於人不可不爲擇佳婿

須得少年美風儀廣才學而門閥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爲郡叅謀年方弱冠丰骨秀美又大門第嘗任貳師博學有文足以充選主命召至一見大悅尋尙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末周歲皇主忽告殂國主不勝其哀怒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其一官物不與遣歸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故丁謂當政日忽舉此以語客曰某他日亦不失爲劉叅謀坐中失色未幾果有海康之行家籍於官子然南歸回視前日亦一夢也 劉承勳事江南爲德昌宮使李氏金帛多在德昌文簿淆亂不可勾考劉旣專宮事乃盜用無算侍妾數百富於一時及李氏歸朝劉失職破敗晚年乞食街中凍餒而死方其富貴之時安知有今日事

晝漫錄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達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賊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旣而見劉貢父盡得彭行事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也不差後達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

墨莊漫錄宣和間朱勔應奉進爲節度使子汝賢慶陽軍承宣使汝功靜江軍承宣使汝文閤門宣

古今圖書集成
贊舍人弟勣閤門宣贊舍人汝翼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汝舟明州觀察使汝楫華州觀察使汝明榮
州刺史孫絺繹約綯緯綬並閤門宣贊舍人綽紳並閤門祇候一時軒裳之盛未之有也靖康之初
籍其家並追奪悉竄嶺外

風窸小牖余邸寓於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衣錦風烟因念余昔家京邑每遇南宮城大學左
方禮賢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若猶在於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
者嘗讀兩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金器六萬四千七百餘兩銀器四十萬八千八百餘兩玉石
器皿一萬七千事寶玉帶四十二條錦綺一十六萬六千三百餘匹然忠懿入貢如赭黃犀龍鳳龜
魚仙人鰲山寶樹等通犀帶凡七十餘條皆希世之寶也玉帶二十四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
餘兩銀一百一十萬二千餘兩錦綺二十八萬餘匹色絹七十九萬七千餘匹金飾玳瑁器一千五
百餘事水晶瑪瑙玉器凡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餘事金銀飾龍鳳
船舫二百艘銀粧器械七十萬事白龍腦二百餘斤及歸國之初舉朝文武閤寺皆有餽遺蓋有國
已來所積一空矣

遂昌雜錄義興岳君仲遠家唐門其上世本田家至仲遠所生父與其肆皆送京學上舍家貲產非過厚而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士大夫無不至其家者南士若牟誠甫蔣泰軒蔣竹軒姚子敬羅壺秋其顯者若趙文敏公至與之婚姻當世貴官如高房山廉端甫國公李思齋學士其從兄李信庵處士鮮于伯機經歷仲遠皆傾心與之交然自至治已後郡縣如狼牧羊家事日不如日後爲漢陽縣尹坐掠死非辜遭降黜鬱鬱而沒仲遠昆季凡十三人皆陵替不振回首末二十年宜興諸富家亦相次淪落是皆廢興雖有命然爲官司所朘剝雖積銅爲山尙不給況齊民乎

剪勝野聞陶學士安旣歿其子尋以事見僂家人四十餘人悉坐罪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餘丁安妻莫可控訴乃裹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頓首曰妾陶安之妻也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惟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妾得保首領入溝壑帝允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神入土子姓殘落深可憫念今卽赦四十餘軍還養老嫂汝其毋緩於

是安妻辭謝而出

樂郊私語天仙湖急遞鋪在城西十里僅一大漾耳湖旁相傳有徐灣故居灣得仙道者後以委蜮仙去故以名河然復有神廟稱徐王蓋誤以徐灣爲徐王也廟後有老人甚縑縷問之姓郭氏乃宋樞相慎求之後貧無以資充鋪長以自給因出樞相誥身像贊相示余攝衣冠拜之乃分裹糧之餘爲贈始知韓昌黎不見三公後饑寒出無驢之句爲不誣也

升沉部雜錄

容齋三筆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會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讀書鏡唐人功名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於布衣中僅爲承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

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於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升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餽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衣一裘黃齏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我復尙安求哉其各書一通以置座隅以代擊壤之樂

窮通部總論

孔子家語 三恕

伯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

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怫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風俗通 窮通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惟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恆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通也

窮通部藝文一

樊鄴滕灌列傳贊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